薛文清公讀書錄（一一）

白沙語要

楓山章先生語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薛文清公讀書錄

（二）

薛　瑄　撰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六

體認

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孰爲中。孰爲和。孰爲性。孰爲情。孰爲道。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孰爲誠。又當知如何爲主敬。如何爲致恭。如何爲存養。如何爲省察。如何爲復禮。如何爲戒愼恐懼。如何爲致知力行。如何爲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實。於凡人功之要。皆欲爲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讀書當著實體認。如讀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便當求天命之性的在何處。讀大學首章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便當求三者的爲何事。如此、則道理躍如。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爲文字言語所纏繞矣。

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日用體認仁義禮智之性。於所存所發之際。最是爲學之切要。

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處。

涵養須用敬。存此性耳。進學則在致知。明此性耳。

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

性命之理。於一草一木見之。於天地萬物皆見之。

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必體認某事爲仁。某事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地泥城隍牆。皆土也。孝慈恤愛惻怛。皆仁也。理一分殊。於此亦可見。

日用閒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

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爲眞見。眞見明。則邪見不能惑。

曲折細微。理無不貫。

於聖賢言理處。若天理。若人心。若命性道德誠善忠恕一貫太極之類。要當各隨其旨而知所以異。又當傍通其義而知所以同也。

萬物各得一理之一分。而一理之本體。依然完具。初無絲毫之減損也。

須知己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

眼底萬物。不出水火木金土。萬善不出仁義禮智信。
萬物定於一、萬事定於一。萬古定於一。
元來只一理。貫徹天地萬物。分之不爲少。合之不爲多也。
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程子曰。有主則中虛。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實。實謂心中有理也。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余謂洒埽應對亦然。洒埽應對之所以然。卽精義入神之妙也。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卽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卽形而上之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髮一塵。凡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然器卽囿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
誠、譬之精金。無銅鐵之雜。金有一分銅鐵之雜。則不精。德有一毫人僞之雜。則不純矣。
從心所欲。不踰矩。先天而天弗違也。上律天時。後天而奉天時也。
周子曰。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朱子言。卽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學者當熟思

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愚按朱子之言。引而不發。竊意天地間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莫過於天命之性。能深知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無一毫私欲之雜。撓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樂可知矣。

天地之間。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脈絡條理。合當如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有息而地不寧。卽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秋冬。秋冬者。發於春夏。青黃者。變爲赤白。赤白者。變爲青黃。卽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衷秉彝之性。而不可易者。乃合當如是之理也。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合當如是之理也。凡此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見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理不外乎氣。惟心常存。則能因氣而識理。性理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其妙也。

無物有大於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誠知此理。有登泰山而小天下氣象。

體驗

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一端。

嘗念顏子三月不違仁。諸子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吾自體驗此心。一日之間。不知幾出幾入也。以是知聖賢之學極難。而亦不可不勉。

吾於靜時。亦頗識是理。但動有與靜違者。由存養省察之不至也。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爲學不實。無可據之地。

順理則心悅豫。不順理則心阻戚。

順理都無一事。

不爲物累。覺得身心甚輕。

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爲一。

知道則自簡。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安和舒泰不可言。

以太極圖反求之身心動靜之間。無一不合。

五性之用。知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不是知在先。

見枯樹則心不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己意與物同也。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作詩作文寫字。疲敝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己。惟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細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無纖毫作爲之私。故人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之自然不難矣。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虛明廣天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諭也。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涵養之深。翫索之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

膽大心小。似知崇禮卑知圓行方。似和而不流。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無適而非道。但當隨時隨處。識得分明。行得切實耳。

心如水之源。源清則流清。心正則事正。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非知周乎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惑。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公則四通八達。私則偏向一隅。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愼。內外交修之法也。

無行可悔。則德進矣。

守約者。心自定。

人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發於中者。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心細密則見道。心麤則行不著。習不察。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水至清而寶珠露。人欲深而天理昏。如水至濁而寶珠暗。此先儒之成說。但先儒以氣稟言。某以人欲言。

舉天下之物。皆不及道之貴。是何也。以出於天而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也。知道之大。其尊無對。則知衆物之小矣。

程子曰。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積染之久。涵泳之深。當別有所見。

道無處不在。故當無處不謹。

不敢有邪心。漸近於誠。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盡心、則人之性與天地之性同其大。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爲誠矣。

無欲則所行自簡。

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眞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己矣。

心無妄思。言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爲善須表裏澈徹。方是眞實爲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卽非眞爲善矣。

塵卻浮雲。而太虛自淸。徹去蔽障。而天理自著。

放下一切外物。覺得心閒省事。

萬物萬事各有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

順理則裕四字。用之不盡。

藹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爲一。

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知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地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充盛而不可遏。若冬暖元氣漏洩。則春亦生物不盛。而疫厲作矣。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

則無此病矣。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舒泰也。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極有益。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德不進。病在意不誠。意誠則德進矣。

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竝興。

一念不謹。卽有偸惰之意。所謂惟聖罔念作狂者。豈虛語哉。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燈只有一面光。不能徧照也。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人自遠道矣。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輳回還者。卽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蓄聚。故生物之力薄。回還合輳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鼈不留。淵潭深。則魚鼈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

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沈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爲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一爲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矣。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

心不可斯須離正理。身不可斯須離正道。

偶見一伶人。於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緣從而生矣。

人只爲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一念不謹。卽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卽作聖之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潛修不求人知。理當如此。

克治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人之克治。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之有未盡也。能充其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宴安之私。最難克。

公孫支言夷吾忌克。忌、猜疑。克、好勝。二者人之大病也。不可不去。

古人佩韋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卽改之。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之。氣質變矣。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爲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禮義以勝之。卽窒慾之要也。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

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安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也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克盡己私爲誠有一毫之私未盡則非誠矣

心每有妄發即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吾於所爲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爲人須做徹表徹裏一般人

愼言

謹言是爲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不能謹言則句句是虛談（言是實理則能實其行矣言是虛談則必不能踐其行矣）易有修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誡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温公謂誠自不妄語始信哉斯言也

知道則言自簡是何也以其道不敢言也

句句著實不脫空方是謹言

信口亂談者。無操存省察之功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嘗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多言所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

德進則言自簡。

輕言則納侮。

發言須句句有著落方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而無妄發之失矣。

易曰。庸言之信。庸常之言。人以爲不緊要。輕發而不愼。殊不知一言之妄。卽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

輕諾則寡信。易曰。修辭立其誠。故愼言乃進修之要。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失言。不可不謹。

一言妄發。卽有悔。可不愼哉。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

言出乎己。可警乎己。○密汝言。和汝氣。

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謹言乃爲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聽人之言而隨和之。而不知其言之是非得失。此修己第一失也。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輕言則人厭。故謹言爲自修之要。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論閒事閒言語多。論義理精切之言語少。欲其有得也。難矣。

人不謀諸己。而強爲之謀彼。卽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閒此等最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羣居不可汎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爲道遠矣。

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事往之非者。不可拈起說。

元城劉忠定公。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

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不力行。只是學人說話。愼言其餘。深有味。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行之至小者。皆當謹信而不可忽。今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廣崇也。

愼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愼動

愼動、當先愼其幾於心。次當愼言愼行愼作事。皆愼動也。

行其無事。則順理矣。順理則心安而體適。

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蓋人能每事卽始而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矣。

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眞名言也。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況大事乎。

嘗見人尋常事處。眞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若無者。分定故也。

應事差錯。由心不專一。心靜能處事。

凡事皆能謹於幾微。則不至於差之大矣。

凡事皆當謹始慮終。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

沈靜詳密者能立事。浮躁忽略者反此。

觀太極圖。得一靜字。爲處事之本。

作事只是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

作事快心。必愼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處事當沈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略。故易多言利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正。所以吉也。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其當矣。

天地萬事萬物。各有自然之條理。人之處事。惟順其條理而行。斯無難處之事矣。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卻道。

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

嘗沈靜。則合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日用間纖毫事。皆當省察謹愼。

近看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無過舉矣。

處事識爲先。斷次之。

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

易以中正爲吉。故處事貴乎中正。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弊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明理所以處事。徒明其理而不能處事。則所明之理爲無用矣。

應事最當知幾。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卽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爲所累矣。

大事小事。只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處事大宜心平氣和。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眞失宜。此不敬之過也。

處事卽求是處。格物致知之一端。

心術不正。則事事不正。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況大事乎。

知行

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應萬事也。故知不昧。斯能妙衆理而應萬事。日用之間。知最爲切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差者。鮮矣。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致知力行。惟在於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

自反

自修爲要。

不可有一毫責人之心。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此言當深體。

張子曰。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蓋人能仁必實。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實。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實。禮自足以事長。智必實。智自足以治人。信必實。信自足以得友。如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在己

者。皆不能盡。一有不得。卽懷責人之心。是豈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學進矣。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自寬矣。

行有不得於外。皆當反求諸己。求諸己者。無不盡善。而猶或有不得者。當安於命而已。

行有不得。反之於己。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己何與焉。使行之非。亟當改之。不能執其非以求勝於人也。

或曰。人有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己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己何與焉。此先儒之論。重書以爲警。

汲汲自修不及。何暇責人。不自修而責人。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也。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自修則人不得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不責人則心無凝冰焦火之累。

自信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卻而易其守。

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爲之加喜。人毀之使無可毀之實。不可爲之加戚。惟篤於自信而已。

人能自信。則富貴貧賤窮通。有不能累矣。

自樂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溶然而雨集。泠然而風生。鏘然而蟲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羣物雜然而聲其聲。色其色。薛子窈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爲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安命

人眞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人能知天地萬物各有截然之分。則心自定矣。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己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恣縱妄爲。偃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於此。以星命家言之。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乎。

又如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有延永矣。又如素強壯。乃恃其強。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只循理而餘悉聽之天。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七

綱常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爲治。聖賢之爲學。皆不外乎是。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矣。

三綱五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於人心。歷萬世如一日。循之則爲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爲逆天理而亂。自堯舜三代。歷漢唐以至宋。上下數千年。蓋可考其迹而驗其實也。

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禮樂

人倫明則禮樂興。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斯須無序。卽非禮。斯須不和。卽非樂。然不和由於無序。是知禮又樂之本也。如數人在坐。尊卑貴賤各得其序。自無乖爭。失序則爭矣。以是知禮先而樂後。

度數所以辨人倫自然之序。聲音所以發人倫自然之和。無序不和。禮云禮云。度數云乎哉。樂云樂云。聲音云乎哉。

古之樂。正人心。後之樂。蕩人心。

古稱唐太宗語及禮樂。房杜有愧。論者因謂房杜無制作之才。余謂非特房杜有愧。蓋太宗有愧也。上有虞舜之德。則天敍天秩明而上下和。由是伯夷、后夔得以推其序與和。形之度數。播之聲音。而爲禮樂。太宗之德。果如有虞之盛乎。天敍天秩果明而上下和乎。不然。雖使伯夷、后夔生於其時。亦無如禮樂何矣。是又不得爲房杜病也。

禮樂至於葉本尙末。乃周衰之弊。況末猶不得其正乎。噫。弊也久矣。

律呂。律、法也。呂、助也。助陽以宣氣也。統天地萬物一氣之變化。

周子論樂至矣。〇程子論禮書至矣。

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治家

男女之欲。天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於事。

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交友

朱子曰。觀其始合之不正。知終之有敝。蓋人之相交。始合不以正。欲其無隙於終者難矣。故交在謹始。以勢利交者。安得不終離。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

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於退面。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不以利交則無咎。

接人

聖人接人惟一誠。

處己事上、接下、皆當以誠敬爲主。

待人當寬而有節。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待人極當忠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人乃所以自欺也。○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乃接物之要。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修豫防。而德乃進。

於人無憎惡之私。惟公好惡而行之。

和而敬。敬而和。處衆之道。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

人有不及者。不可以己能病之。

防小人密於自修。○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

自修篤敬。所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

心誠色温。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處鄉黨尤宜謹其所爲。道無不在故也。

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

無妄主於人。庶幾不失所守。

教人

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卽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相毅。皆髣髴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聖賢教人。皆略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適足以使聽者之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略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卽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

眞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爲慮甚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

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

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

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爲虛無之弊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麤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麤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也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聖賢千言萬語雖有精麤本末不同皆說從性上來學者默識而旁通之

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語人也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由經以求道由辭以得意程子教人切要之言

教人不以小學大學爲學不由小學大學皆非教非學也

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舉業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率多以爲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實。聖賢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近世儒者。割裂經史子集百家之說。區別門類。綴集成書。務欲包括古今。問目以爲決科之利。使後學轉相剽竊。但資僥倖利達。而無以資身心之用。其弊也甚矣。

爲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爲己之學也。聖賢專以爲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爲人者。況以科舉爲人之學教人乎。

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

論治

治亂之原。皆原於敬怠。故唐虞君臣懇懇言敬而不已。三代聖人亦然。書曰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聖人之治天下。仁心仁政。本末具舉。

帝王之治天下。德爲本。政爲具。刑以輔之。書詩稱堯曰克明俊德。舜曰元德。禹曰祗德。湯曰懋德。一德。文王純一不已。武王惟皇之極。此皆以德言也。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帝王推此理以化天下。又建制立政以匡正之。如此不從者。乃有刑以治之。爲治本末先後。具舉有序。此所以天下無不化之民。後世本有未盡而專恃刑政之末。所以治不古若也與。

必君臣同德。乃可有爲。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寘立法其末也。

聖人爲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卽入於權謀術數矣。

以誠而感人者。人亦以誠而應。以術而馭人者。人亦以術而待。觀漢初君臣可見。

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

帝王爲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於用賢才。修治法。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立法當審度時宜。後世論者多欲復肉刑。此不度時宜者也。唐虞三代。風氣淳。教養備。犯者至少。故肉刑

可施。後世風氣日漓。他事皆與古異。獨欲復此法。殆有屢賤踊貴之譏矣。

先儒謂肉刑於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寬民之死。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賞當過於厚。而刑不過於濫。

君德明爲本。居敬窮理則明矣。

賢其賢。否其否。天下所以治。賢其否。否其賢。天下所以不治。

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事可知矣。

今人開口論治道。殊不知治道之大。不出乎大學一書。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功。

尙義則道日長。尙利則道日消。天下治忽分焉。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聖人治天下。公而已。

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患知人之不明。不患大臣之竊柄。蓋知人則所任者必君子。何竊柄之患。不知人。則雖防忌大臣。不使預事。而左右竊柄者。必有人矣。觀之後漢可見。

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晉悼公即位。任官各得其人。所以復霸。況王者能用天下之賢。使各舉其職。何患天下不治乎。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一國一家。常使外有可虞。內有可懼。則警畏常存。而國家安。

治亂

蠹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故王者以內治爲本。內不治而末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見矣。

治世之音。文、武、成、康而已。下此則變風變雅盛焉。人事之得失。氣化之盛衰。於此可攷矣。

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

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亦猶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陽不生於陽。而生於陰。治亂相根之理微矣。

陰陽以內外分否泰。聖人以君子小人發明其義。自古治亂皆由於是。易之垂戒深矣。

法未有久而無弊者。周之封建。初則藩屏王室。翼戴天子。未嘗不善也。至於春秋之間。則有尾大不掉之勢。而周因以微。秦矯其失。郡侯眞守。又以孤立無助而亡。漢又懲秦失。遂大封同姓。至景帝有七國之變。武帝下推恩之令。諸侯王削弱。而王莽又得奪其奸。魏仍漢末之失。宗室疏遠。而晉得以竊其國。晉

監魏亡。分封太廣。而骨肉自戕。致有亂華。由是觀之。法雖善。久必有弊。要在隨時以審其勢之輕重以救之。勿使至於偏甚。則善之善者也。不然。則積之久。至於偏甚而不可舉。正自有大可慮者生乎其間矣。

余讀泰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深得大易之旨。而足爲萬世之明戒矣。

亢極之治。惟聖人有道以持之。使不至於傾。如堯之治極矣。時當衰也。有舜則能持其盛。舜之治極矣。時當衰也。有禹則能保其治。使堯之後無舜。舜之後無禹。則鳴條、牧野之事。不待後世而後見也。乃知治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衰不衰。當亂不亂者。則聖人斡旋造化之功也。

治世、君臣警戒之辭多。衰世、君臣諛悅之辭多。

尙義則天下治。三代盛時是也。尙利則天下亂。戰國末季是也。

王霸

孟子深辯王霸之誠僞。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

孟子、董子、韓子。論王道與霸術。誠僞貴賤不同。司馬氏言王霸無異道。胡氏論之明矣。

王道君臣以至誠相與。如虞舜、皋夔、稷契、湯、武、伊、傅、周、召是也。自漢初君臣皆以詐而不以誠。王道降矣。

○王道備於大學之書。

誠心父母斯民爲王道。有一毫不誠。卽非王道矣。

余少知王霸之名。而不知其實。近日方思得之。蓋謂之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形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間也。程子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天德卽仁義禮智之德。王道卽是德。推之政事。達之家邦天下者是也。謂之霸者。形諸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僞之所以不同也歟。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爲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爲大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八

觀人

聽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觀人之法。聽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

聽言卽可以知人之失。如好色者。開口卽論女色。好貨者。開口卽論貨財。他皆類此。至於匿情而言正者。又當徐察其行可也。

韓子曰。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是非可否爲不失。足以破相術之謬。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傲則仰。慙則俯。邪則欹。正則平。

卽行事之公私。而可知其人矣。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聽人之言。便識其學之淺深。

君子小人

陰多而陽少。小人多而君子少。鷹隼多而鳳凰少。豺虎多而麒麟少。荊棘多而芝蘭少。礦砂多而良玉少。其理一也。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

君子得其理爲樂。小人得其欲爲樂。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君子志於道。小人志於利。利與義之間。不能以髮。

君子浩然之氣。不勝其大。小人自滿之氣。不勝其小。

君子行義以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古人於小人有功。可深慮而不可喜。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漢誅竇憲。五侯有功。而其勢自此盛。故功由君子立。國家之大慶。功由小人立。知者所深慮也。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待小人嚴而和。所謂不惡而嚴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小人不可與盡言。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見其自小取人。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掩其過。不以有過而掩其功。如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匡之功。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功者。多見其苛核之甚也。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辯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取人當觀大節。大節者何。三綱五常之道是也。孟子論陳仲子之事。正謂大節既失。小者無足觀也。蓋人之大節。莫過於倫理。辟兄離母。大節失矣。區區小廉。何足道哉。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眞名言也。

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略。是所謂以聖人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惑之甚矣。

事君

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皆當謹。○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爲身謀也。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爲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官厚祿。卽有自滿之色。觀臣克艱厥臣及爲臣不易之語。祿位果可自滿乎。不欺君。自不欺心始。○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宋言官有以策題作詩爲謗訕者。皆非也。觀周公無逸之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則古之聖臣。曷嘗道其君以言語罪人哉。

人臣當各立於其職。不可有出位之思。

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末如之何已。

從政

程子常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愧。大賢尙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所爲不過肖吏法律之事爾。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尙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尙名節而不苟取。猶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其次也。

淸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淸。淸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淸。而心反爲其所累矣。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於廉。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人自愛而畏。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瀕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玉。愼莫厭清貧之句。余不忘其規戒之厚。只爲外物所累太重。便不能有爲。

清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自家一箇身心。尙不能整理。更論甚政事。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爲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爲政之道。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作官常如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觀聖賢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者也。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民至愚。而天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爲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汎及他事。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己之勞。知人之勞。亦猶是。當推以同之。

人己一也。朘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哉。

當充無欲害人之心。

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能愛矣。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爲政臨民。豈可視民爲愚且賤。而加慢易之心哉。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況設詐以行之乎。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疏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董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

能審察疏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卽能去惡。己亦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已。

立得腳定。卻須寬和以處之。

待左右當嚴而惠。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爲政通下情爲急。集衆人之耳目爲一己之耳目方可。

處己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爲主。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爲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爲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己。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時宜。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爲先。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敝者。則播告之修。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

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翫而已

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爲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相業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

後世非無救時之相只是規模淺相業有格心之學則其規模宏遠矣

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

三代之佐。格心兼論事。後世之佐。論事多而格心者少見。

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爲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伊、傅、周、召。佐王行道。其功大矣。而彼不自爲大也。如有自大之心。則非伊、傅、周、召矣。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

學術不造乎高明正大。則所就之事業。卑陋可知。

器量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揜瑕。有容之謂也。

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雖江海之大。皆有滿。惟聖人之量。道也。自無滿時。近觀人素稱有量者。不能不滿。

益信程子之言矣。

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又安有滿時邪。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者宜深體之。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凡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賤物。

持盈惟有德者能之。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弘。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凡事分所當爲。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識進則量進。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德不德。能不能。厚之至也。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爲性。人能盡其性。是亦公共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聞人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矣。

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卽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生焉。是猶累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聞人毀己。卽怫然怒。是水不可磯也。其小也固矣。

不爲衆譽而加喜。不爲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

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

經書所載。皆天地閒事。天地閒事。皆吾分內事。知天地閒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大而不伐矣。

大丈夫心事。當如靑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卽是渣滓消融未盡。

天賦人以才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爲人之名。初無一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出處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

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進將有爲。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君子之出處。當修之身而聽之天。彼卑汙苟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眞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氣節

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輭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偸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

白沙語要

陳獻章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學海類編及嶺南遺書皆收有此書百陵在先故據以影印並附嶺南本鄒元標識伍崇曜跋于后

白沙語要一卷

新會陳獻章公甫

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能以四大形骸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

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屈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

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
死與草木一耳
有蔽則暗無蔽則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
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
獸不遠矣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
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
得喪訾信予奪之間哉
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
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訥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爲己者其仕也爲人學爲人者其仕也爲已斷不疑矣

學賢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疑者覺悟之機也讀書非難悟作者意執其機用之不泥爲難也

人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必不能有見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邪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子虛長楊飾巧誇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

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

貪官汚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以一念好生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

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

命脈

法不貸於豪右惠可及乎煢嫠

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于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

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奔軼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

性靜者可以爲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

易六十四卦辭吉凶相錯獨謙爲全吉孔子贊之曰

謙尊而光孟子稱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三代以前師傳一尊而王業盛畎畝既出而世道亨

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代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虫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克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克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愈乎

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勿以見聞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

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剝眞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

唐狄梁公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昭如日星可謂有大功于唐矣賢者識其心自白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余曩讀蘇子瞻剛記想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於朝也如千仞之壁可望而不可即

語要卷完

予自志學。聞諸先達言必稱先生。取先生書讀之。蓋數徧矣。先生論學。在靜中養出端倪。又曰。吾學以自然爲宗。予亦嘗用心於內。似端倪呈露。廿餘年無所得。又嘗究自然爲宗之旨。與先生之學。似若扞格。近知先生之學。自得者深。非言語可求也。夫端倪無處無之。予以端倪求之。無怪乎不得其端也。道本自然。予有心求自然。終與自然者殊也。先生語云。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又曰。從前欲洗安排障。先生所謂養出端倪自然爲宗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萬歷甲午秋月。吉水後學鄒元標爾瞻識。

右白沙語要一卷。明新會陳獻章公甫撰。按先生理學名儒。前明卽從祀孔庭。微言奧旨。講學者宗焉。顧先生之言曰。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而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又曰。其不事著述。而欲歸於無言。蓋以道之顯晦在人不在言。伏羲著述止數畫。而畫前又有易。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賸言而已矣。語要云乎哉。故說者謂先生講學頗近於禪。而自明迄今。毀譽參半。善乎惲敬大雲山房文稿曰。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未有不致愼於五倫者。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於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爲哉。蓋景帝之立。所以守社稷也。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錮之南內。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絕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同於篡。於是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攘奪之天下。嗚呼。此先生所以不出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爲大儒。其論頗確。先生全集九卷。暨張詡所編白沙遺言纂要十卷。四庫提要已著錄。是書與湛文簡甘泉新論同載於曹溶學海類編子類。爰校勘數字。而重刊之。以識景仰之私。卷末有鄒元標後序。元標以氣節重一時。其學源出姚江。而顧服膺是書。亦可知波瀾莫二矣。乙巳立春後五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楓山章先生語錄

章懋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彙鈔及澤古齋重鈔指海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借月澤古指海同一版本金華本較上述三本多十數則又多考異一卷故據以排印並附借月本所載提要於後

楓山先生語錄序

語錄之書。自宋儒始。而世所最尊者。莫如朱子。顧朱子語錄。半出門人分記。其間擇或弗精。語或弗詳。讀者猶不能無遺議焉。況其他乎。余獨於楓山先生是書。則以爲踵朱子後而醇乎醇者也。先生姓章氏。名懋。字德懋。別號闇然子。蘭溪人。明成化丙戌進士第一。官編修。疏諫上元鼇山燈詩。降臨武知縣。歷宏治正德間。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年甫四十。解組歸田。講學楓木山。四方士從游日衆。嘗與諸弟子言曰。爲學須立志。必以聖人爲的。由孔孟之成法而學。則庶乎不差。又曰。學術之道。自程朱淪謝。又大壞矣。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居恆訓後學。明白醇正。不苟同。不矯異。篤信好學。皆人人所習見之理。而人人所不能言。崔銑作明臣十節論。蓋獨稱先生爲德行無瑕云。其書分四類。首學術。次政治。次藝文。次人物。而附以拾遺。可謂言簡而賅。旨近而遠矣。先生歿於嘉靖元年。萬曆間。奉廷議。從祀孔廟。至我朝世宗釐定祀典。凡古之傳經傳道者。無不增祀於其間。而先生獨闕焉。可慨也。雖然。先生往矣。其格言緒論。猶幸與朱子書並垂千古。讀者苟不求先生之躬行實踐。與其出處之大節。而徒襲空言。冒講學名。則豈先生之所以教人。而又豈余所以重鋟先生是書之意哉。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暮春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敍。

章文懿公語錄序

先生當代之眞儒也。元髫歲學文。讀先生禮闈元卷。有味乎其溫粹之度。醇實之風。慨然與高山景行之懷。不啻旦莫遇之。自辛亥令浦江。從裔孫有成得先生全集。昕夕展玩。蓍蔡奉之。規矩慕之。謂天下文章在是矣。癸丑覲還。調繁蘭谿。拜先生祠。瞻其遺像。端嚴方正。凜有生氣。出處大節。具載年譜。初以元宵燈火一疏。直聲震海內。淪落多年。後起祭酒。加宗伯。爵秩廟謚。古今所希。而計先生實履仕宦之日十一。家居之日十九。經濟之略。隨在展布。即未盡究厥施。而到處足垂不朽。至其心性之學。淵源洙泗之微。苞孕洛閩之祕。原非有意立言。而及門之所睹記。筆之昔而傳之今。深足以發明千古。而興起百代。譬寒之於衣。錦繡布帛。均以適體。饑之於食。珍錯菽粟。均以飫口。而家戶之所暱便者。顧在此不在彼。先生不爲雄奇恢詭虛渺曠蕩之說。而壹範于人倫日用之常。賢智者不得跳而躍。愚不肖者不得委而躓。斯亦布帛菽粟之類也。國朝禮學名家。如沔池之曹月川。河津之薛敬軒。崇仁之吳康齋。臨海之陳克菴。鎮海之陳布衣。餘干之胡敬齋。新會之陳白沙。永豐之羅一峯。晉江之蔡虛齋。和順之王虎谷。梁谿之邵二泉。餘姚之王陽明。泰州之王心齋。吉水之羅念菴。毘陵之唐荊川。薛方山。南城之羅近溪。安福之王南塘輩。先後代作。肩荷道統。而先生函精蘊於心胸。吐緒餘於口吻。簡編所載。神理存焉。玄言奧旨。與數公相伯仲。此亦天地間氣。先生稟之。俾後學知所法程。其有功名教。匪淺鮮也。夫先生者。詎斤斤係蘭谿一方之重輕

乎哉。

萬歷乙卯夏五。晉陵後學莊起元撰。

楓山章先生語錄序

國朝理學名儒。首稱則河東薛先生焉。繼河東之學。芟枝葉而躬行尊程朱而學問。則曰楓山章先生。先生首論元宵燈火。與一峯論李賢起復一疏。珙璧朝野。而一時黜落。固先生作聖之機也。後先生起爲祭酒。逆瑾擅權。乃急流勇退。君子曰。先生知機不辱者也。凡此進退大節。光明磊落。懸如日星。雖薦書徵檄。存沒累至于柴桑。而先生安貧樂道之心。至老死而愈堅者。易曰。終日乾乾。其先生之謂乎。嗟夫。推轂出自蔡京。不免遯尾之厲。虛談流于佛老。終陷徽纆之凶。彼號爲儒者。視先生不深有愧乎哉。少泉沈子。嘗私淑先生。而以節義自厲者也。刻先生語錄與文清康齋諸錄于檇李之復古精舍。並傳同志。凡吾黨讀先生之錄者。當求先生躬行學問進退大節。毋徒騁虛詭言論。使有叛于先生焉。則可。

嘉靖乙巳春月。河東孔天胤書。

楓山章先生語錄

明 章 懋撰

學術類

先生謂董遵曰。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爲性。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做得一箇人。若天地間有一物不知。一物處置不得便與天地不相似矣。

學者須是大其心。蓋心大則百物皆通。此須做格物窮理之功。心便會大。學者心又須小。正是文王小心翼翼一般。此須是做持敬涵養工夫。心便會小。

學者工夫須要極細密。越細密。越廣大。窮理須是精義入神。方好。

格物窮理。須是物物格。事事理會。講明停當。方接物應事得力。

爲學之方。當依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亦是從事此語。

務涵養者偏于靜。多流入禪學去。

學者須要實見得理明。應事方得力。徒守死敬而見理不明。則用處不通。使差卻。

時務須一一經理過。有事方可應古人。如孔子乘田便乘田。委吏便委吏。攝相便攝相。朱子救荒便救荒。

主簿便主簿。經筵便經筵。

先生示遵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工夫最好。敬以直內。是操存涵養。義以方外。須用講學。

先生語遵曰。爲學之法。須是敬義夾持。偏于持敬。而不事集義窮理。則是徒守死敬而已。久之必至消歇。既持敬又須窮理集義以栽培之。則敬字工夫方活。又云。敬字須貼誠字工夫方着實。敬而不誠。則是僞也。人之進學。不在于志氣進銳之時。而在于工夫有常之後。

吾嚮見先生請益。先生以爲爲學之道。居敬窮理。不可偏廢。浙中多是事功。如陳同父陳君舉辞士龍輩。只去理會天下國家事。有末而無本。江西之學多主靜。如陸象山兄弟。專務存心。不務講學。有本而無末。惟朱子之學。知行本末兼盡。至正而無弊也。

道學自孟子失傳。後漢諸儒。專守經傳章句。無心得。宋兩程子。鑒其流弊。方提出敬字做工夫。教學者門人。下梢又流入禪學去。朱子鑒其流弊。遂重在致知格物上做工夫。教學者門人。下梢又流入支離。專鑽研書册以著書爲事。今白沙見朱子之後支離。遂欲捐書册不用。聖賢成法。只專主靜求自得。恐又不免流于禪學也。今之學者須持敬致知。兩下工夫。方可。學者須是務實易言。忠信所以進德。惟是忠信方能進得德。論語開首便言。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蓋爲學以忠信爲本。

陳大章論爲人只要行所無事。以爲老成忠厚。不行一事。衝突一人。凡事只因循將就。遂爲行所無事。先生以爲行所無事者。凡事事依本分道理做。不務私智穿鑿而已。豈因循將就。謂之行所無事邪。

學者欲希顏子之學。必從事于博文約禮。至于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庶幾可以有得。欲造乎博厚高明之域。必致力於明善誠身。至于誠之不息。而久且徵焉。然後可以馴致。

爲學須立志。必以聖人爲的。由孔孟之成法而學。則庶乎不差。

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與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

虛寂之學。最爲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非。

學術自程朱淪謝。又大壞矣。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

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

論士習。曇山云。周公而後士大夫無治天下之心。富貴其身而已。孔孟以下。士大夫無學聖人之心。榮華其言而已。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人當志其遠者大者。毋徒以明經術。取靑紫爲也。

學貴有用。然須是養氣。氣充天下何事不可辦。做學業要不以得失爲心。

學者須耐辛苦。不要有富貴相。

學須體用具備。體須十分停當。用方不錯。

聖賢作用。與隨世以就功名之用不同。

明義須是精義。精義又須至于入神。孟子直是辯得義利處極明。七篇中所論義利。皆是此意。朱子應事接物義利之間。亦甚分明。

問白沙人來就學者。如何開發之。白沙以爲今人陷溺于名利汚濁之中。先令他看浴沂章。以洗其心胸。

先生曰。今日也浴沂。明日也浴沂。如何合。殺怕流入老莊去。白沙曰。使擺脫得開。方好向進。此亦救一時之弊也。

士修于家。尙有壞于天子之庭者。今之士子。惟事舉業。以幸科第。進身之後。惟圖祿位。安能做得好事業出來。

事變之不齊者。天也。于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生也。去就也。升沉也。離合也。天之所爲者。吾固不得而齊之。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于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者。又所以爲齊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貞元相繼。謂之繼善。人以濟人利物爲心。而念茲在茲。謂之好善。天人之心同一善也。苟人心能久于善。則天心必福其善矣。書稱作善降祥。易稱作善餘慶。夫祥之與慶。皆福之大。而命于天者也。豈一朝一夕之善。可以襲而取之哉。故必曰作善積善。欲人之念念不忘。而久于其道。若詩所謂永言配命者。則多福不求而至矣。

先生登第後寄鄉先生書曰。某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以爲義利工夫。乃致君澤民事業。非眞知實踐有得于己者。未見其有實用也。始者亦嘗志于是矣。顧爲科舉之學所汨。弗得實用其力。區區從事于呻吟佔畢者十餘年。于道竟無所見。于心竟無所得。慚負明教多矣。今者奉親命就試春官。非敢遽志乎富貴也。

亦曰釋去舉業之累。得以專志于學耳。
學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至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蓋宮室妻妾飲食衣服之欲。難足故也。人能儉約。自無此項病痛。
大學之格物致知。所以博其文也。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充其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措諸用也。師之所以教。教此而已。弟子之所以學。學此而已。三代而下。惟安定湖學之教。有得于此。出其門者。淵篤純明。直溫簡諒。多爲有用之才。故後之言師者必歸焉。師道廢。學術隨之。學術壞。士習隨之。呻吟佔畢以爲學。風雲月露以爲文。富貴青紫以爲志。如是而望其有成。難矣。
士清其心源。而後可以修身而致用。
人得天地之仁以生。故仁者人之生理也。
三代而下。儒以無用而取人之鄙薄詘笑者衆矣。非儒之無用也。儒焉非儒。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爲用也。宜爲人所輕矣。
吾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帝王莫不用儒爲治。若虞之論九德。舉黎獻。周之教三物。賓賢能。所用者皆儒也。故當其時野無遺賢。王多吉士。庶政惟和。萬邦咸寧。治隆俗美。卓乎不可及焉。三代而下。儒者弗用。用者非儒。漢策賢良。而相曲學。棄醇儒。唐舉進士。而重詩賦。輕明經。宋以經義八行取士。而元祐乾淳學術。乃見擯廢。無惑乎治之不古若也。宋元學校之外。又有書院之設。書

院則無利祿之誘。凡有志之士。皆聽其就學。有田以供給之。延名師碩儒爲山長。以主教之。故出其中者。多有好人才。諸老先生有不就仕而反就山長之聘。樂爲開講者。今日朝廷須是復立書院。庶幾作養得些人才出。

自夫宗法廢而親親之恩薄。至有漠然相視如塗人者。田制壞而生生之道微。至有貧不能自存而轉乎溝壑者。蓋亦世降俗薄使之然耳。有仁人君子者。弗忍其視如塗人而棄溝中也。于是推吾有餘。資彼不足。若文正范公之爲義田。以給宗族之在吳中者。則其養之有道。惠之有術。而有得于古人親親之仁。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

今天下之財。取于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爲官用。實無分毫入于公府。而悉歸私室。苟能得人而鈎考之。皆可以充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

古之聖賢。若仲尼子產爲政。人猶始謗而終誦之。則未及聖賢者。固無怪其然也。惟當置之度外。任其紛紛。則久而論定。此易之所謂革而已日乃孚者也。

夫子不鄙九夷。以其所居而化也。昔者蜀之與閩。皆夷地也。自文翁爲郡。而蜀之文風可比鄒魯。常袞爲觀察使。而曼胡之纓。化爲青矜。人材駸駸。與上國齒。孰謂夷之不可夏乎。

朱子論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以爲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所繫。教者不可不審。斯言至矣。

朱子之守漳州也。嘗欲推行經界。以惠貧民。時當道者惑于浮議。迄不果行。有志之士。至今爲慨。古之耕者。助而不稅。其制不可及已。後世有田則有稅。然各隨其所有多寡而徵焉。民未以爲病也。至于無田。而有抑配之稅。則民之困極矣。是豈眞無田也耶。蓋版籍不明。姦欺百出。有田者不稅。有稅者無田。逋租匿役。靡所不至。政庇賦擾。訴理紛紜。非惟民所不堪。而有司亦病之矣。

先生奏修舉學政疏。有曰。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雖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臣愚見欲乞于常貢外。間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考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

主司有陸敬輿取士必昌黎其人。

先王賓興選士之制。敬敏任恤者。書于閭胥。孝弟睦婣有學者。書于族師。而德行道藝又書于黨正。書者何。錄其人也。錄其人何。章之以示勸也。後世求士于科目。猶賓興焉。與其選者名于學官。豈非閭胥族師黨正所書之遺意邪。閭胥族黨之書。皆先德行而科目之所取。學官之所名者。專以文藝。或者詆其非某竊以爲不然。夫文藝道德之精華也。深于道德。然後能工于文藝。較其藝者。固將以觀其德也。然則六德六行之備書。其察之也詳。即其一藝而名之者。其責之也厚。察之詳。則其名不虛。責之厚。則其實難副。知

其名之不可虛。而必求所以副其實焉。是亦所以勸也。而何慊乎閭胥族黨之書哉。

政治類

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

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位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

文廟祀典。以道統言之。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于配享之位。汰漢儒之無稽者。而序進宋數大儒于從祀之列。斯允當矣。

論風俗。嘗欲會同志擇里而居。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

世道不好。都是小人用事。正如昏夜相似。盜賊鬼魅。虎狼蛇鼠。交出橫行。君子在斯時。鮮有不被其害者。

至于君子用事。則若日出。彼物自都不見。

世之仕者。莫不易其進也。而君子則易之。其進其退。天下國家之輕重繫焉。夫豈徒哉。如或進焉。決性命。饕富貴。不能有爲于當時。退焉。亂大倫。羣鳥獸。不能有補于名教。惡在其爲進退也邪。

提學之政。須行安定經義治事法。使其有實用課程。憑其自隨資質限來。只照其中考察之。必有以厲行檢爲本。

周尙書洪謨奏詔天下祭文廟。加十二籩豆。非禮。論加王號祀之。亦未當。只作先師孔子爲是。

國初太學用天子禮祭。郡邑只用郡邑禮祭。監祭七十二賢。郡添祭十哲。邑只祭四配。

先生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及下也。

先生謂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雞一黍。以瓦器盛之。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尚書冀在家。官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而已。年雖高矣。必就舟次回訪。不之公府。有所相遺。必有報禮。不肯虛受人惠。此二公者。亦可以爲法矣。

箕子流化朝鮮。而孔子不陋九夷。天下豈有不可變之俗。

居言路。須是舉其急且大者說。不可數以小而緩者去瀆君。

古人爲太學師師者。德尊望重。而進退作則。言動是傚。故人化其德。而暴傲革面。柔懦有立。禮順克彰。孝弟興行。

先生有大小宗之法。以聯其族。故彝倫攸敘。而禮義興行。風俗淳美。後世莫能及焉。自王教衰。宗法壞。人不知所本。而各顧其私。雖親骨血。亦相視如塗人。情義乖離。而彝倫斁矣。所以聯其族屬。合其渙散。而使之相親睦者。惟譜牒之修。爲有補于世教耳。

漢張綱爲御史。嘗埋輪都亭。條列梁冀兄弟無君之罪十五事。京師震竦。後雖爲冀所中。而出守廣陵。又能化服劇賊數萬。南州晏然。非其昌言立朝。威望有素。能致然乎。

宋時好人才。多由上好儒雅。崇尚文學。任用賢能所致。

做官須置一簿。逐一私記。防吏人賣法作奸。

做官只理細務。判得一二紙狀。不過小利及一二百姓而已。何如行得些大體之事。使民皆受得些大惠。

吾誦臨武。因言者留官南京評事。初至。將洪武至成化年間文卷。逐一檢閱過。如是者二三月。凡舊制事例。一應行移。幷案牘積弊。由是悉知。後遇事便省力。嘗恨不得臨武一做。以施所蘊。以惠百姓。

春秋之世。晉人崇大諸侯之館。而賓至如歸。子產所以美文公之霸。陳之司里不授館。羈旅無所。單襄公知其必亡。

先生當正德改元初。上疏有曰。以正德爲名。當求正德之實。如劉賁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苟德有未正。則雖令不從。欲求治化弘成。庸可得乎。

又謂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故卽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與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爲治之意。使人心知所向望也。

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達。而人情猶有歉焉。至宋大儒君子。創爲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爲之。然後盡于人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

唐之旣末。宦寺柄國。藩鎭弄兵。賦役繁重。民不堪命。極矣。文宗君臣。正當焦心勞思。相與戮力拯民水火之中。而漠然不以爲意。方且從容聯句。愛夏日之長。而樂薰風之涼。嗚呼。此日此風。特文宗君臣之樂耳。

彼夏畦之農夫。邊城之戍卒。寧得而共之邪。文宗生于深宮。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未足多讓。爲公權者。既不能以孟子之言規其君。又逢其君之意而詠美之。難乎免于容悅之罪矣。君臣上下。無志于民如此。此唐室所以不競也。雖然。唐不足論矣。方宋之盛時。內苑賞花釣魚之宴。其君臣終日飲酒賦詩。稱頌太平。亦未聞有以田里休戚爲言者。卒至熙豐聚斂殘民之禍。而宋祚遂以中微。豈獨唐之公權爲可罪哉。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于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信夫。

藝文類

或問孔子論易主義理。無一語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之說爲非。先生曰。伏羲氏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爲卜筮而作。孔子于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與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者。皆以卜筮言也。朱子本義。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理以示人。如所謂語子惟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吉乃亨者。是也。則義理與卜筮。豈可歧而二之哉。若專論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于王弼之祖尙淸虛。若專談卜筮。而不根義理。則爲巫史之妄談禍福矣。豈聖賢著述之意哉。觀于左傳所載穆姜占艮之隨而論元亨利貞之義。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黃裳而謂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易之不可以占險。豈有不孝不弟爲奸爲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

捨象數而求理。則未免淪於虛無。泥象數而不求理。則未免淫于術數。惟不泥于象數。而亦不離乎象數。

斯可以言易矣。

春秋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

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皆無差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奧。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大有功于後學。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六經之作。所以載是道也。若易以順性命之理。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理性情之正。春秋以示禁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皆切于日用。不可以一日廢也。人能誦是經而有得焉。則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無所施而不當矣。

或謂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簒弒。而有書莽書主書帝之異。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揚雄。而書死書卒不同。而爲朱子之失。先生曰。鄭莊公之子忽爲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由祭仲而立。春秋于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爲里克所弒。而春秋一書弒其君之子。一書殺。其例不同。聖筆予奪。固有深意。則綱目之書莽書主書帝。亦必有謂。豈可以一例裁之乎。彼充素與勣林甫皆無狀小人。不足責。而雄乃好古樂道。以儒名者。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豈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

秉史筆者。當以是非論。不當以成敗論。以成敗論人。天下無全人矣。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帝舅擅權用事。京兆尹王章。言鳳誣妄不忠。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成帝悅其言而不能用。遂爲鳳所陷以死。班孟堅

議章不量輕重。然則循默充位。全軀保妻子之臣。乃爲能量輕重者乎。

東萊爲文公作白鹿洞記。文公與之商訂可否。三數往復。而後定。古人相切磋。有如是者。

黃仲昭纂修閩志。所立義例。最爲精當。無可議者。但事目中先後次第。有不以類相從者。如水利乃陂堰井塘之類。而列于坑場土產之中。恤政一條。雜于陵墓古蹟之間。俱似未當。又人物類流寓乃名人賢士方伎雖小道。亦各有用于世者。不當次于神異仙釋之後也。凡若此類。更須詳定爲佳。

世之傳人物者。往往有取于奇節偉行。以驚世動俗。而于庸行之善者。則以爲常事不書。而悅于苟難。殆非聖人中庸之教也。若曾子固以洪渥所存。人人所易到而載之。得非有見于是耶。

昔曹子建制譙樓書角三弄之曲。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詞皆悲壯激切。使有國有家者聞而知之。必將惕勵于心。進而德。修而業。終日乾乾。弗敢一息自暇自逸。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天下國家無難治者矣。

蒙古氏之有天下也。治率用夷而不師古。禮樂刑政。無足稱述。獨文章一脈。代有作者。未嘗絕響。若虞伯生范德機楊仲弘揭曼碩歐陽原功馬伯庸薩天錫。暨吾鄉黃晉卿柳道傳諸人。各以其詩文鳴。莫不涵淳茹和。出入漢唐。郁乎彬彬。何其盛也。

吾廷介問先生何所著述。先生曰。不敢著述。欲將朱子語類及文集所載纂輯成書。以發明四書經傳注。但力未及。況秀才又都習舉業。因無能相助。用此工者董遵近又出仕矣。

譜者。一家之史也。國有史。則其君之明暗。臣之忠邪。政之是非得失。善可法。惡可戒。昭昭於後世。族有譜。則自大宗以及小宗。其人之賢愚貴賤貧富。一覽具見。雖不若使民之褒善貶惡。而勸懲之意。固未始不存乎其間也。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袞於一字之褒。懍鈇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

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爲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無咎。謀出處也。揚於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修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勑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于需。宴息于隨。避難于否。致命于困。反身修德于蹇。則于處變之事。無一不爲之謀焉。易拳拳於君子

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牿。金柅是繫。惡羸豕之蹢躅。戒剝床之蔑貞。誠不爲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負乘也。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狐而爲隼也。小人勿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不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者。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況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從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矣。爲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

漢光武以赤伏符卽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爲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破萬世之疑。夫何蔚宗之史也。歷敍光武生而神異。以及春陵佳氣。舍南火光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乘龍以御天。嗚呼。是不幾于語怪也邪。

唐李翺幽懷賦云。衆囂囂以雜處兮。感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庶行道之猶非。歐公讀其文。恨不得生其時。與翺上下其論。又以爲在位君子皆不肯易其嘆老嗟卑之心。而憂翺之憂。公之心。亦翺之心哉。第不知後之讀歐文者。亦有以救時行道爲賢。而憂公之憂乎。嗚呼。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豈獨公之于翺哉。予亦有所感矣。吾始讀東坡制科策及進策諸篇。見其有更張百度之志。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縱橫氣習。尙未盡除。其所以異于臨川者幾希。及觀其上神宗萬言書。時政書。及代張方平諫用兵等書。憂深思遠。忠厚惻怛。思與天下休息之意。藹然溢于言表。然後見公之學識議論。非復少年之比。豈其懲創王氏之失。而改之乎。抑亦經歷世故之熟。而所造愈深乎。

司馬子長傳循吏。以武帝時多酷吏也。班孟堅傳循吏。以明帝時多酷吏也。

挽詩何始乎。其倣諸古虞殯之歌乎。蓋送葬者歌以輓柩。卽莊周氏之所謂紼謳者也。漢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哀以爲歌。厥后相承。遂以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士庶。是則哀死之詞。而因以爲引紼者之所歌也。近世士大夫。于故舊交遊之哭。或相去千數百里。不能匍匐往弔。執紼臨穴。于是乎有哭之以詩者。則非復爲挽柩之用。而徒以寄其哀耳。蓋一變矣。又有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而托諸能言之士。爲詩以哀之。則今之挽詩是矣。是又一變也。夫以生不相知。而哀其死。不幾于涕之無從者乎。然以孝子慈孫之故。不逆其情。與其人平生有足哀者。則爲是以洩其哀。事雖非古。其亦庶乎禮之以義起者歟。

先生與東白先生書曰。竊聞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志足以通難知之意。而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勝厥任。則史職豈不難其人乎。唐以順宗實錄命昌黎。宋以英宗實錄及五朝史事。皆付南豐。今我孝宗皇帝盛德大業。震耀古今。而以先生首羣儒。總筆削。天下莫不稱嘆得人。是卽今之韓曾也。某久辱知愛。與聞忻忭。切願先生載董狐之筆。刊司馬之書。上以彰緝熙而揚洪烈。下以表忠直而黜姦佞。使元愷共鯀。莫能逃其情。以成一代之典。不亦偉乎。古語謂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權重于宰相。先生其念之哉。幸以夫子春秋爲志。萬勿以婁非之言而自沮也。

易曰。積善餘慶。書曰。作善降祥。皆極言爲善之福。無非欲人知所寶焉。夫子罕言利。而慮其多怨。孟子不言利。而患其交征。則明言求利之害。恐人之誤以爲寶也。

香溪范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爲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于學。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于孟子者爲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

人物類

先生謂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顏子之仁。去聖人未達一間。故止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高弟。德行如仲弓。安貧如原憲。升堂如子路。頴悟如子貢。皆未能得此樂。當時惟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爲狂。故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卻多欠闕。便似莊列。今人若學他。便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于顏子矣。

朱子謂孔顏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于博文約禮。而至于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夫以顏子之學。至于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直是峻絕工夫。尤難者也。或謂二程尋樂在大中遺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顏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邪。

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于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橫渠之于二程。猶伯夷伊尹于孔子。則張邵已不可班于周程矣。南渡之後。有朱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

高處。伯恭疏略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于朱子乎。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遊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遊朱子之門者。英材尤衆。而得其傳者獨稱勉齋。他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況于聞而知之者乎。

某自幼爲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于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眞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求爲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于天理眞樂。誠然未之有得。

康節謂得天理之眞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其言似乎倒置。

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咏。皆順境也。惟夫床琴于浚井之日。絃歌于絕糧之餘。以至飯蔬飲水。簞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爲境之逆而樂之眞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

三代以下人物。諸葛孔明。范希文。眞是全才。然未免有事求可、功求成處。如程朱。則是聖人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矣。

今江西之學。還有陸氏遺風。浙中之學。還是事功史鑑上重。

漢高祖取天下。當時太公在。他只自取。後尊其父而已。所以無太宗之失。

後世人主。惟魏孝文能行三年之喪。

文伯母之擇師而教子成人。孟母之三遷而教子爲賢。又皆能躬績織以勤其家。無非代夫以終其事也。

荊公文章節行高一世。可與歐曾三蘇並驅爭先。而心術行事。顧與呂蔡輩爲伍。其可惜也夫。

漢昭烈將終。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嗚呼。昭烈于是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爲孔明懼也。夫昭烈之爲是言。是疑孔明也。是以操懿待孔明也。吾不意魚水君臣。而猶以智術相御。有如是者。于託孤寄命之際。而置嫌疑于其間。安在其能託孤也。設使昭烈既沒之後。敵國乘之。而爲武庚祿父之謀。用田單陳平之間。奸臣假之而興管蔡流言之變。造夏竪伊霍之書。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不免于居東。仁宗之明。范富竟至于罷相。曾謂劉禪之昏庸。而能任賢勿貳者乎。

古今論淵明者多矣。大率以其文章不羣。詞彩精緻。冲淡深粹。悠然自得爲言。要皆未爲深知淵明者。獨子朱子稱其不臣二姓。有得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之義。吳草廬稱其述酒荊軻等作。殆亦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魏錫山則曰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于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觀是三言。足以見其爲人。而節概之高。文章之妙。固有不待言者。嗚呼。若淵明。豈徒詩人逸士云乎

哉。吾不意兩晉人物。有若人也。

宋錢宣靖公若水。方其進而佐同州。直玉堂。副樞密也。政事文章。謀猷諫諍。傑然有聞於時。固非徒進者矣。及其有感于呂蒙正劉昌言之事。而蹝脫富貴。若將浼焉。亦豈苟焉而退者。有宋三百年。士風之美。重道義。輕爵祿。難進而易退者。皆自宣靖倡之。而文信公之孤忠大節。又嘗有慕于宣靖之爲者。則其有功名教。豈下于桐江一絲。扶漢九鼎者哉。

唐世賢相。善謀善斷。尙通尙法。尙直尙文。功業表表。非無可稱。然皆出於才質之美。而未嘗根於學問。殆不免乎朱子所謂材宰相者。獨魏鄭公恥其君不爲堯舜。進諫論事。每以仁義爲勸。頗爲知學。夫何建成之事。君子病焉。吾所敬服者。惟陸宣公乎。論諫數百。炳若丹青。雖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今觀奏議一書。若罪己改過之言。用人聽言之方。以及備邊馭將。財用稅法。纖悉畢舉。其學之純粹。蓋三百年間一人而已。

東萊之學。尊司馬遷。

范香溪之學。心箴儘有工夫。

何王金許得考亭眞傳。又曰。四賢何最切實。王金許不免考索著述多些。

東萊於香溪。四賢于東萊。皆無干涉。

天下學者。致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動得人。

漢人有爲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陽城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

某當時在翰林。文字多主諷諫。極爲陳文所惡。每考置之下列。劉定之每爭之。陳欲除某出外。定之以陳選事勸之。乃留在翰林。

司馬公范文正公近道。

程門弟子。所得呂與叔高游楊謝流于禪。尹子敬上有功。義上還欠。爲母誦金剛經。

朱門弟子。吳伯豐好蔡西山父子。陳北溪黃勉齋。受吾道之託。眞西山之學。亦文章耳。

明道之才近聖人。伊川還是賢人。

許衡吳沉之學。許遵信朱子。吳出于饒雙峯。雙峯出于勉齋。

吾婺有三巨擘。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章。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

本朝人物。節義取方孝孺沈良一。文章取宋景濂。其次節義取李時勉。政事取周忱。

當時人物。以陳白沙爲天下第一流。

又謂白沙不免流于作詩寫字之間。

今日士大夫曉達天下國家事。惟張廷祥。

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

胡居仁持敬有工夫。但亦是死敬。適于用處不通。欠明義工夫。且如赴庠序鄉飲爲大賓。是時年尙未五十。

宗忠簡眞濟急之才。且有忠誼。因論濟天下之急。須是大才。又要有忠誼之心。忠簡是吾金華大人物也。

張廷祥惡商公景泰之事。後因其天順中復起。欲彈劾之。不果。遂謝病歸。不肯與同朝。

許人之善亦難保。昔周恭叔少年。能娶盲女。伊川以爲難能。但恐其進銳者退速。至後來身偶賤娼。今林居魯少年時。父爲御史。勸父不受皂隸錢。及自爲推官。乃有簞簋不飭之誚。

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一峯曰。我卻又不能修政立事。

李閣老與柯學士論景泰易郕王事。但當時我不在。若我在。必不從。後遇今上欲尊周太妃爲皇太后。此事遂曲從。後遇柯。問何前言不應後語。李謂便是事到手。又難做了。先生以爲李只是貪官爵。舍不得一去也。

陳白沙謂我與莊黃諫元宵燈火事。入仕之初。又遇天子登極未久。此一酌做得卻好。

康齋出處第一着。白沙第二着。一峯第三着。我輩又是第四五着了。

見周郎中近仁論及王冢宰。以爲此老儘公正有力量。明之一字尙欠。須是明方能知人。

吾同年諸君。因羅公首倡爲善。皆激厲做好人。一時朝廷之上好看。
胡東洲提學好賢樂善。能受人言。處人不可及。羅一峯剛毅不可及。
姚夭官與某相見。還問天下人才。及尹爲天官。見周時可謝某主事爲賣俸帖而已。
一峯初到南翰林。金卿與高都相望。皆具鵝酒禮送之。羅言天下當受惠者尙多。士君子往來。何必以物
峻卻不受。
謝元吉初爲庶吉士時。急急求選官。後遷官做好人。除御史遂論諫。彼謫南陵丞。年三十八。乃乞致仕。
陳士賢初擢御史。賀克恭初擢給事中。皆辭不願受。以難盡其職也。皆至于哭。後二公竟做出好來。
陳文閣老死。其子請謚。被諸公排勀。不得謚爲文。後謚莊靖。又被陸淵之勀。只合謚曰醜曰繆。安得莊靖
美謚。
謝楓林恆以古人奇節偉行自許。故其居官。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雖擯廢厄窮。而意氣彌厲。未
嘗有憂戚不堪之色。
自予謝病歸田里。餘二十年。里少俊多辱與游。予取古人爲學。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
孟子之體驗充廣者。與之商確。而從事焉。往往以爲非進取所急。有厭棄而去者。獨董生遵、陸生震數輩。
以予言爲可信。過從最久。
林居魯問項尙書忠如何。先生曰。此公當初在荆襄、因流民來多。恐其作亂。皆板釘在舟中。因而閉死。何

忍至此。使吾愛民如子。民愛吾如父母。豈至作亂。

或問龍深之論學。尊尙王氏新經。爲溫公所闢。尹耕道綱目發明。間有不合凡例。而曲爲之說者。先儒亦嘗病焉。不當祀之于鄉。予謂古人祭有道有德者于瞽宗。則二公誠有所未至。然節以一惠。而擇從其善。亦後學所當師也。昔王魏有功貞觀。雖不死建成。而列祀于凌烟。公穀說春秋。雖未能盡合聖人。而從祀孔廟。則有二公而祀諸鄉邑。以啓其後人。何不可乎。直夫之出。猶爲彼善于此。第恐不能有所爲。袖手而歸。不若不出之爲愈也。蓋嶢嶢易缺。皦皦易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古之君子。若龜山和靖晚節之出。猶不愜衆望。

兵部尙書徐禧。雖吏員出身。甚有大人之量。又識人知事變。因侍郎蹇誼叱罵辦事官爲狗吏。遂見幾。明日乞養病歸。朝廷知之。責蹇。徐公以己不應此任。且薦蹇以自代。囑家人莫惎恨他。以爲他日有變故。他必能替我死也。

林升菴立朝有氣節。侃侃論事。不畏權貴。

拾遺

今日士大夫老成淸謹者爲上。其次只是鄉愿。下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矣。

人之出處皆天。其處而修身。出而行道。則人之所以奉乎天也。故儒之未用其責。在天用之而弗覩其效。無以奉乎天者。其責在人。天人交至。則其道有弗亨者邪。

直道難行。而羣吠紛紛。古之君子。所不能免。惟求無愧于吾心而已。

當時士君子要論諫。被同列洩謀。必媚權貴。甚壞事。朋友相見。便須盡言極論。不要留待。以相會不常也。自述見人。只據平日說出來。不設町畦。不顧慮關防。頗于易簡上有工夫。

論人物當推心術。

天地亦只是數安排定。康節數學。是他見得到如此。明道伊川不從者。蓋欲以理回轉。其數之變處耳。所以兩先生不泥于數。

吾婺先輩文章皆涉理趣者。由其習聞諸老先生道學風聲也。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者。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歷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君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

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以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爲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爲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

今日士大夫彈劾大臣太監者多不得其情須是如羅一峯彈李賢起復事三反五覆說得他倒服得他心李公因而慚忿遂至于死

法無古今便民者爲良法論無當否利民者爲至論管之范宣子讓而其下皆讓

先生問浙中見有好人才否董遵以爲亦落落多只是務舉業求仕進者有志于聖賢者固未見有志於經濟者亦少先生以爲國家三年一開科取賢才若如此世道如何會好

天地間氣到此時都弱了至于生出人來亦罷軟厭厭不振少有氣節甚至芝蘭亦變爲蕭艾矣

昔秦穆公之殉葬而死者百七十有七人其間豈無有位而富貴者然皆泯沒無聞而獨子車氏之三子至今爲烈蓋以黃鳥之詩存焉耳

吾平生一切玩好之物皆無所好惟好古書而已昔在閩胡文定公子孫有一監生送一部寫本致堂管見來與因問其家再有重本否彼云止有此本遂發還俟我有力當與刊之不敢私取爲一己所有也

昔廬陵有四忠一節祠文丞相履善少嘗游之而欣慕曰死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于天下視前人尤有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

先輩有言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者難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聖賢之子孫尤難蓋以前人之功德極盛而後人不克肖焉則未免辱其先矣斯所以爲難也

身也者親之枝也親雖不存而吾身存焉必思所以立其身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一出言一舉足皆不敢

有忘。若古之聖人君子者。行道揚名。以顯其親於無窮。豈非所思之大者乎。

吾越先正呂公升者。嘗僉閩憲。仰天一祝。而害稼之蝗盡死。則天可格而物可感矣。

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秦晉。遂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蓋天將變夏爲戎。而其人已先化爲戎也。

今世之士。但得登科甲爲美官。則平生志願已足。豈復有求益者哉。

人之處世。如舟在江中。或遇安流。或遭風浪。任其飄蕩。皆未知如何收殺。非可逆料。但當隨時思其所以處之之計。能不失於道則可矣。雖聖賢亦不過如此。

行實 附

楊廉曰。先生諱懋。字德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人。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諫作鼇山燈詩。忤旨。黜爲臨武知縣。用給事中毛宏言。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年四十一致仕。弘治辛酉起爲南京國子祭酒。遭喪。力辭。不允。服闋。赴召。三載凡五疏。皆乞休。竟不待報去任。正德庚午。起南京太常卿。辭。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今上登極。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尋用御史胡瓊言。寫書存問之。使及門而公不待矣。年八十六。別號闇然子。學者稱爲楓山先生。嗚呼。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于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

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門人唐龍曰先生天挺其質瑩乎美矣由學以達本介以辯其貌于于要之天下嗜好一不入於心超乎富貴而藐之眞浮雲栩栩爾其詞恂恂及論事決議明計利害直指是非退而在野憫時憂國心未嘗忘環堵蕭然將終其身而無慍色

門人湛若水曰先生自謂一生委靡君子曰盛德之至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人畏不爲名高以立異而人自有不可企忠信一貫表裏無二非盛德其孰能與於是門人從子拯曰翁行部積勞觸瘴成疾恐貽親憂歸志益堅考績赴部遂求謝事冢宰尹公慰留之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翁矢口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廉潔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病矣請舉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爲具奏得從所請時年僅四十一壯定山嘗稱翁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爲矯飾周畏齋時可亦云羅一峯嘗稱吾弟德懋雪力澄山之才也

林俊曰先生專志六經附博史子意所詣極將欲起婺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東萊晦菴之傳

邵寶曰先生自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忠諫著翰林以經濟稱於海內自史館左遷涉歷中外未克展布晚始起爲司成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及請老歸棲遲林壑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上之初政有意用之問使在途而先生卒矣論者於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于先生其共謹康靖之節平暢醇雅之

文簡重樸直之風在朝在野遐邇承嚮蓋不動聲色而耿耿迴瀾老益惇篤君子之論焉可誣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光於世則豈可哉

蔡清曰聞章先生動息皆以奏聞起取爲意清謂先生今決無意出矣其間起取其言非但不入其心亦不欲納諸耳比來出俱不得完璧而歸今聽先生一人堅臥林下保全令德斯亦足壯士風淑士彙而爲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其所守乃所益上者也況今既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只將上纂修文墨事取用誠亦不必竟其事矣

王守仁曰先生專一主敬國子祭酒時年踰七十三疏得請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而翁已先幾去可謂明矣

沈伯咸曰楓山任道錄實詳矣嘉靖丙申咸捧敕過蘭蓋苕祠下特書六經先學榜之風後學爾訓導王一元先生子接出語草曰此漁石少湖師意也咸迺三復考證越十年丙午六月刻于嘉禾少泉精舍

新安汪尙和侍先生于蘭谿里第有鵲噪于簷先生視尙和有懼色乃語之曰晉公子目夷居于宋見羣烏啞啞屋顛則踧然以喜惕然以懼及乾鵲集而噪焉則斂眉蹙額呼童子彈而去之從者曰先生左鵲而右鴉是欲凶而惡吉也子魚曰禍患之來常人不能灼其始及其發見知者不能善其終吾聞鴉而知凶之預是雖凶而以吉告也聞鵲而知吉之預是雖吉而以凶告也

古之人所以至于道者篤信力行而已今之學者往往徒慕其名而弗躋其眞蓋信之弗篤而行之弗果

也。

說得一尺。行不得一寸。此學者之通病。然亦可見力行之爲難也。

包孝肅公做秀才時。不受富家酒饌。其後彼處作郡。富家犯罪。公得以法治之。由此觀之。學者于飲食之間。不可視爲細事而忽之也。

嘗聞家君言。鄉先達制元徐先生宅心純篤。居家能孝。而平生清介。始終一致。人所難及。方在邑庠。究濂洛性命之學。然松光以繼晷。隆多盛寒。衣裘單薄。則擁衾危坐。率過夜分。訓飭學徒。必先孝弟忠信。眞知實踐。講析不暢于理。弗止也。歷官數十年。盡心職務。食不兼味。衣不錦綺。亦不求田問舍。病終之日。囊篋空虛。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前輩若此。眞可謂至難得者矣。

義理無窮。不可少有得焉而自足。白沙嘗語定山云。太山爲高矣。太山之上。更有天。東海爲深矣。東海之下。更有地。

漢大綱正。萬目未舉。然大綱亦有未盡正處。唐萬目舉。大綱未正。然萬目亦未有盡舉處。惟我大明立國規模。宏遠周密。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然聖烈神功。尤在于驅除胡元。一統中夏。掃夷狄之陋。復禮樂之正。亙古帝王未有高焉者也。

家法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如鄭義門兄弟讓死。其篤義如此。家道安得不悠久乎。

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

頗分明。不敢放過。

先生僉閩臬時。嘗因歲節。卻桃符。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可屋漏。不須荼壘衛門庭。題其楹曰。無才自愧虛糜祿。有病惟應早掛冠。

先生以臬僉考績。遂求謝事。冢宰尹公慰留之。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矢口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知先生意決。

某問方姊梅塘死節。先生既序其詩。何以不入縣誌。先生曰。始謂死節傳。爲童利故先生筆。故序之。後知其非是。故不入也。童州守邦英。亦辨其戊戌六月迫于遊兵之說。夫天兵乃戊戌十月取蘭溪。豈預有遊兵之迫乎。況不言誰某之遊兵。亦未明也。

某問本朝人物。先生于誌何不品評。先生曰。不敢耳。姑俟後人。但邵都憲只述一統志所載者。其徐制元姜廷器。一聞諸家君。一爲吾友知之爲詳。故各書以有治行而他不及書也。

記語錄後

章接

先公逝。不肖方五齡。凡所遺述作。悉散諸門弟。迄垂卯。用意遠蒐。雖叟字片言。流於人間者。皆輯成帙。惟語錄一稿。未遑校刊。適嘉禾沈諫議道吾蘭謁先祠。因出稿而就正焉。先生遂攜歸梓行閱數年。嘉禾罹兵燹。而前版以焚。乙丑。接京邸屬其邑李令皐華遍求之。乃復得原本。是先公口澤。其幸存而未泯者。固

李令之力。實不肖志也。敬重梓於維揚議政堂。以廣其傳云。是歲仲冬長至日。

金華試院示諸生　雷鋐

婺州自宋呂東萊先生。承中原文獻之傳。而友朱子。迨何王金許得朱子之心傳。天下翕然奉爲正學之宗矣。至明之中葉。蘭谿章楓山先生。篤信朱子。躬行實踐。固明儒之有純無疵者也。愚向論明儒學術。未嘗及楓山。蓋向止知其出處忠諫之大節。爲一代之完人。今得讀其遺書。乃有以窺其底蘊。其贈陳白沙詩曰。洙泗迴且深。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末流日湮塞。浙水泛功利。西江浸虛寂。寥寥宇宙間。何人踐斯域。此足以見先生擇之審而守之固矣。其論學術。謂自程朱淪謝。又大壞矣。且謂虛寂之學。最爲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其因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眞樂。謂必守朱子之訓。從事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而後可以得顏子之樂。不然。曾點之樂。近於狂。康節之樂。似老莊。蓋隱以規白沙一派。不獨爲定山言也。其言自幼爲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日用之間。言未能無口過。行未能無怨惡。隱微念慮之萌。眞妄錯雜。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求爲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眞樂。誠然未之有得。先生反躬內省。存理遏欲。慥慥爲己之功。篤摯如此。其論中庸大本之說。謂朱子與南軒辨論初雖未嘗無疑。得與蔡季通問辨。復取程氏書讀之。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可謂得朱子之精髓矣。其教學者。先將小學及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於胸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此則直爲學者迷津之寶筏。痼疾之金丹也。今驟語學者。以博通經史。或苦質之不

敏。或嘆時之莫追。小學四事。則可謂簡且要矣。且四書則習舉業者無不熟讀。孰知脫凡入聖。卽在於此。特患不切己體察耳。天下有志於學者。皆當奉先生而俎豆之。況婺中鄉邦後進。忍甘自暴棄。不聞風而興起乎。由先生而遡何王金許。以上紹朱子之學。則小鄒魯之稱。當復見於今日矣。

楓山語錄考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纂輯

學術類

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陳本體誤禮。心便會小。陳本心便會小下有不致狂妄矣五字。沈本缺。心爲身主。敬爲心主。只心一不敬。所行便不是矣。凡人之敬肆勤惰。都由此心。陳本多此一段。在學者工夫以上。沈本缺。須要極細密。沈本須極要細密。今從陳本是正。格物窮理。須是物物格。陳本無是字。進學在致知。陳本致知下多做無窮三字。似衍文。沈本無。多流入神學去。沈本本去作矣。陳徒守死敬。本陳徒誤從。便差卻。陳本作錯卻倒。無便字。久之必至消歇。陳本必至久之誤。沈本不誤。方著實。陳本缺一實字。吾嚮見先生請益。沈本嚮誤嚮。今從陳本改正。先生以爲學之道。陳本先生謂爲學之道。無以爲二字。知行本末兼盡。陳本知誤之。兩下工夫方可。陳本可作好。惟是忠信方能進得德。與本缺一得字。遂爲行所無事。沈本遂誤過。今從陳本改正。必從事於博文約禮。陳本缺一於字。而竭其才。陳本其作吾。沈本年譜均作其。餓於首陽之下。陳本之作山。沈本作之。榮華其言而已。陳本已字下多一矣字。沈本無。人當志其遠者大者。陳本志作玄。做學業要不以得失爲心。沈本學作舉。與隨世以就功名之用不同。沈本就作求。孟子直是辯得義利處極明。沈本辯誤辨。怕流入老莊去。陳本缺一老字。惟事舉業。陳本舉作學。則天心必福其善矣。陳本缺天心二字。以爲義利工夫。沈本利誤理。顧爲科舉之學所汨。陳本汨作迫。惟安定湖學之教。陳本湖學作湖公。按沈本作湖學不誤。當時皆曰湖學也。師道廢學術隨之。陳本缺一之字。如是而望

其有成（陳本成下多一材字）士清其心而後可以脩身而致用（陳本缺此一段）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爲用也（陳本有宜爲人所輕矣一句）秦誓有言若有一个臣（沈本缺今增入）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焉蓋謂大臣之道不貴乎他技惟貴乎有容也（陳本此七句在而反以病民下沈本無）孰謂夷之不可夏乎（陳本作何俗之不可易乎與沈本異）民未以爲病也（陳本未以作猶未）政賦賦擾（沈本賦作麗按麗豐厚也高屋也又姓政賦言政之雜也應從賦）十常八九（沈本常作嘗）蓋由積累歲月（陳本作積月累歲）而所拔亦挨次之人（陳本缺一所字）欲乞於常貢外（陳本缺一常字沈本常誤嘗）照依地方分送兩監（陳本照上多一會字）今年考行一次（陳本考作首）

政治類

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陳本也作矣）庶可一變向厚（陳本厚誤序）彼物自都不見（陳本缺一自字）其進其退（陳本作其進退少一其字）務使其有實用（沈本務誤法）必有以厲行檢爲本（陳本缺一有字）只作先師孔子爲是（陳本是作好）羅一峯亦以爲是（陳本多此一句在爲好以下沈本無）郡邑用郡邑禮祭（陳本缺一祭字）惠易及下也（沈本及下作下及今從陳本是正）又魏尚書冀在家（沈本冀誤驥）而孔不陋九夷（陳本而作與）天下豈有不可變之俗（陳本俗下多一乎字）古人爲太學師師者（陳本下師字作表沈本作師者）而進退作則言動是儆（陳本誤作而進退言動是則是效今從沈本改正）合其渙散（陳本缺一散字）惟譜牒之修（陳本惟上多一近字）南州晏然（陳本作晉晏然無南州二字）崇尚文學任用賢能所致（陳本在上好儒雅下多十字沈本缺今增入）由是悉知（陳本缺由是二字）此唐室所以不競也（沈本競作兢古字競與兢通不如陳本作競爲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信夫（陳本缺一則字信夫二字）

則爲巫史之妄談。陳本巫史作筮史。捨象數而求理一段。陳本在春秋首止之後。春秋首止之會一段。陳本在捨象數之先。所以載是道也。陳本作所以載道是也。今從沈本是正。無所施而不當矣。陳本當作得。皆由祭仲而立。沈本仲誤伯。今據左傳是正。皆爲里克所弒。沈本里誤李。據陳本作里克。與左傳同。一書弒其君之子。一書殺。沈本弒誤殺。殺誤弒。今從陳本改正。則綱目之書莽書主書帝。沈本主誤帝。帝誤主。言鳳誣妄不忠。沈本妄作罔。陳本作妄。雖小道亦各有用。陳本亦作文。人人所易到而載之。陳本載作取。昔曹子建制譙樓。陳本曹誤曾。制作遣。譙誤樵。自暇自逸。陳本缺自暇二字。后克艱厥后二句。陳本兩艱字均作難。治率用夷而不師古禮樂。陳本缺用夷而三字。況秀才又都習舉業。陳本都誤郁。董遵近又出仕矣。沈本近誤道。今從陳本是正。聖人在上。至孰而加於易哉。沈本缺此二段。今從陳本增入。宜以正論裁之。沈本裁誤載。而憂公之憂乎。陳本缺公之憂三字。或相去千數百里。陳本作數千百里。古語謂宰相能制生人。沈本謂作爲。今從陳本作謂。皆超然自得於學。陳本皆誤然。

人物類

故止曰不改其樂。陳本缺止字。已不同於顏子矣。陳本缺子字。則庶乎有以得之至而竭其才。陳本缺此三句。沈本全。而況於聞而知之者乎。陳本缺之字。求爲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陳本未作不。其於天理眞樂。陳本缺一其字。是以操懿待孔明也。陳本缺此一句。吾不意魚水君臣。陳本吾作是。而能任賢勿貳者乎。沈本貳誤二。陳本缺一賢字。詞采精緻。沈本緻作致。陳本緻作拔。

功業表表。陳本表表作表著。致誠未至。沈本致誤做，今從陳本是正。司馬公。陳本缺一公字。朱門弟子。沈本朱誤程。好蔡西山父子。陳本西山誤倒。伊川還是賢人。沈本缺一是字，今從陳本增入。許魯信朱子。沈本魯作遵。本朝人勿至其次。陳本缺此二十一字，沈本全。要之亦難以治天下。陳本缺一亦字。後因其天順中復起。陳本缺一其字。伊川以爲難能。沈本難誤不。後遇柯。沈本缺後遇二字，今從陳本增入。問何前言不應後語。陳本無後語二字。李謂便是事到手。陳本無便是二字。先生以爲至一去也。陳本缺此十六字。陳白沙至謝元吉八段。陳本均缺。孟子之體驗充廣者。陳本充廣作擴充。過從最久。陳本缺過最久三字。林居魯。陳本缺一林字。此公當初在荊襄。沈本缺一在字。祭有道有德者於瞽宗。陳本於誤則。則二公誠有所未至。陳本則誤以。而別祀於淩烟。沈本淩誤雲。則有二公。陳本有作以。林升庵。沈本升誤井。

拾遺

今之學者多屑屑計較。只是量狹。沈本缺此一段。不設町畦。沈本町畦作汀涯，今從陳本改正。頗於易簡上有工夫。陳本缺一夫字。天下之事至堯舜之事三段。沈本缺，今從陳本增入。曾之范宣子讓一段。沈本缺，今從陳本增入。以爲亦落落。陳本缺一落字。比至芝蘭亦變爲蕭艾矣。陳本上多一句，有世變得不好去六字，無甚至二字。豈無有位而富貴者。陳本位上多一尊字。當與刊之。陳本富與刊而衆共之，比沈本多三字。非祠之所感而然乎。陳本無所字。而後人不克肖焉。陳本肖誤尙。吾越先正呂公升者。陳本正誤生。昔辛有適伊川。陳本辛誤年。遂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陳本無遂字。蓋天將變夏爲戎二句。陳本作蓋氣運漸移而其幾已先兆也。新安汪尙和至某問本朝人物十二段。沈本均缺，今從陳本增入。

四庫全書提要

楓山語錄一卷明章懋撰。懋字德懋。別號閩然子。蘭溪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會上元內宴。命作鼇山燈詩。不奉詔。且以疏諫。黜爲臨武知縣。宏治正德間。累官南京禮部尚書致仕。事迹具明史本傳。崔銑明臣十節曰。成化中。白沙陳獻章學禪。而疏一峯羅倫。尚直而率。定山莊昶好名而無實。皆負巨望焉。楓山章公懋質約淳雅。潛修默成。年甫四十。棄官還郡。賀諫議欽、鄭御史已皆責公交疎于陳莊。公遜謝之。後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峯行鄉約而戮族人。莊晚年又仕而敗。惟章公德行無瑕云云。其在明代。可云不愧醇儒。是編卷帙不多。分爲五類。曰學術、曰政治、曰藝文、曰人物、曰拾遺。其學術政治。雖人人習見之理。而明白醇正。不失爲儒者之言。藝文諸條。持論亦極平允。不似講學家動以載道爲詞。其評隲人物。于陳獻章獨有微詞。則懋之學主篤實。而獻章或入元虛也。然獻章出處之間。稍有遺議。而懋人品高潔。始終負一代重望。則篤實鮮失之明驗矣。又謂胡居仁不適于用。似亦有見。惟推尊吳與弼太過。則頗有所不可解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薛文清公讀書錄及其他二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黃聿祥張嘯天）

徐鎮